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容春堂前集十五至  
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sub>臣</sub>曹坦

中書<sub>臣</sub>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sub>臣</sub>康儀鈞

校對官編修<sub>臣</sub>汪鏞

謄錄監生<sub>臣</sub>王錦

欽定四庫全書

容春堂前集卷十五

明 邵寶 撰

表傳 七首

明故文林郎陽山縣知縣殷君墓表

君初赴陽山道出江西會予於按察分司三日而別予  
舉仲尼忠信篤敬之訓為君誦之君志素定聞予言益  
自信不疑君平生有天下之慮每論治必曰嚴明其諸  
區畫無巨細一於整肅見寬弛之俗痛叱之不容口君

自十二入邑庠受經于其姑之夫都御史冰壑盛公退  
與其外兄江西布政使中齋秦公訂質疑義學日有進  
然累困場屋至四十二始膺貢卒業大學其為文雖時  
體必叅古法曰不如是不能過人評品精覈不隨人高  
下此皆予所知及是為政往往相類獨其識大進無苛  
察之弊與昔頓異陽山隸廣之連州古所謂天下窮處  
君能不鄙夷其民始至即為講律令俾知趨避又大書  
為善最樂四字印給之有兄弟爭田者倣蘇清河故事

反覆開諭皆感泣去凡死囚必求生道不得已焚香告  
天而後成獄獄中置一響板約曰寃未達者擊之有所  
召集書片紙于門皆如期至數月間恩信旁達遠近胥  
嚮而君以勞感瘴竟不起君病時吏民禱無虛日又走  
百里求醫連州及其沒也市巷哭達于野君處事接物  
行以理遂止以理屈是非可否無少隱假與君游者始  
若難合終則浹洽至數十年弗替君諱貴字南金別號  
惺齋世為無錫人永樂間有以進士累官至雲南布政

使諱序者君之伯祖也君父縉母某氏君其仲子配莫氏先卒繼鮑氏有子二人曰聘臣莫出其別出曰夢臣女若干孫男女若干所著有惺齋集藏于家君生某年某月某日卒某年某月某日年六十一葬以卒之又明年某月某日墓在某地從先兆也君之喪過杭予哭之慟聘臣等以墓表請遂為之其行之詳在其內弟莫如山誌銘者可互見也予嘗觀君論政似崔寔憂時似賈誼勤小物似江祿惇夫婦之愛似白居易篤朋友之義

如李若谷落落儕輩中謂之迂者什人而九蓋至於陽山而後信焉士之於世修之已難孚之人尤難固如是哉後之欲知君者請徵於是是為表

明故朝列大夫湖廣布政司右叅議華君墓表  
君諱山字仁甫別號靜菴華其氏也華自春秋來代有顯人至晉以孝稱者曰寶錫諸華宗之入國朝以進士起家者若干人實自君始君年二十一舉于鄉三試禮部登成化乙未高第釋褐知許州以父喪去服除遷南

京兵部武選員外郎再遷職方郎中以繼母喪去服除  
改刑部擢湖廣右叅議奉勅提督太和山諸宮觀兼撫  
民分守居二年乃自請致仕以歸是為正德丁卯又五  
年壬申以疾卒年六十有六子男三人伯頤季賁皆庠  
生其仲觀義官女一人歸庠生錢萃孫男女六人父季  
芳甫贈奉直大夫南京兵部員外郎母夏氏贈宜人繼  
母婁氏封太宜人室王氏贈宜人繼室施氏封宜人君  
子謂君以榮始終其葬也既有銘者其子頤等復立石

墓前因其舅施君克和持奠君如山狀請予表之鄉士  
大夫類知君忠朴謙厚然君固亦有激發抗直者初君  
在許有王僉事塤之子某者司馬馬公壻也犯法當死  
董僉事齡欲曲全之君入分司庭辯至免冠顙天頓首  
不已董媿謝卒抵于法鈞鄰于許徼藩國焉許有奸民  
兩以地往獻凡若干頃君執不予董長史彛見許濠有  
荷華之觀肆言欲請之君曰是不可以言爭即日令決  
其水荷乃不華民免於擾臨賴民史經左誘其尹指盜

誣人尹故為執政者友監司庇焉因減史罪君請附誣告致死人律上下稱允其在兵部先為武選後武選缺官君以職方郎中攝其事稽世閱人遷代紀襲惟覈惟法不少徇其在刑部能以安靜息請託在湖廣尤著介特襄陽民馮成以罪減死當戍邊久訟避遣君立遣之蔓逮者始獲安業道士有怙勢冒領度牒踰禮部數者君置之法郎陽飢廩無以賑君為發襄陽粟或以擅告不聽房山為流民數新作縣治而未城君曰非備也亟請

城之其他事類是者尚多若愷弟近民者則固君所長弗論也君文學雅醇舉以易經而旁熟蔡氏書傳許政暇時為諸生講說無倦季芳甫夙以慤稱母初生君其父夏翁素知星術謂此子後當貴稍長學于魏茂之氏有勤敏稱其族之望曰時濟者於君為伯父行遂携以歸與其子瑄珏同師講授後瑄以貢官光祿署丞珏以進士累官南京吏部郎中而君為先登榜于里門鄉人為時濟翁後談之季芳沒于許須材弗得民吳茂者年

七十餘矣有蜀材將為身圖乃以歸君李芳於是乎殮  
論者謂可以觀君惠焉君之請致仕也或曰有進階例  
少事竈媚可得之君曰此固以待恬退者茲欲附焉而  
乃用媚乎故歸以舊官其善退如此烏乎今之君子以  
成進士為榮君出而守郡入而分曹再出佐藩皆可以  
行志之地故不惟鄉人榮之而邦家咸榮之至於耄老  
而請優游以終又古今之所謂榮者雖然榮而苟得之  
君子不貴也若君者庶幾無媿於榮焉爾矣吾故知君

特為書其大者俾刻于石有過君墓而欲知其人者請於斯觀之

李天瑞傳

天瑞諱文祥姓李氏天瑞字也世為湖廣麻城人祖某正統壬戌進士累官山西布政使父某成化己丑進士歷陝西叅政叅政公配趙氏生天瑞五六歲即露頭角及就傳授以書多誦強記應口屬對輒能驚人十三能文十五學春秋書其簡曰學不到聖賢終為人下二十

中鄉試高第卒業南雍愈力於學登丁未進士以風義自持一時名士多與友善見沉浮世事者輒叱詈之上即阼上新政疏要在一權立法進賢黜奸廣言納諫語過切直疏入數日召詣左順門中人傳詰疏中中興再造等語以為不祥天瑞從容對命既而得旨俾佐劇縣遂補咸寧丞至謁上官有欲門見之者天瑞卻立不進曰庭叅有禮此非其所上官改容禮之巡撫欲調守城卒從巡而民壯代守天瑞悉放民壯卒不果出凡居數

月民吏畏服或言天瑞不宜外補上意解時三原王公  
再起掌銓因奏召還關中父老擁道號泣監司有所餽  
者悉謝不受人以孟子宋薛兼金為言天瑞曰孟子大  
賢必有所處吾寧過中不敢假以自欺也既至授職方  
主事居十八日中書舍人吉人以言下詔獄乃有媒孽  
天瑞妄議朝政者於是被逮成狀下法司擬罪主者承  
望比附加重天瑞曰天下後世公義固在復何恨哉誣  
伏不辭中外冤之既而有欲指媒孽者以訟其人懼乃

密解從輕降興隆衛經歷興隆處苗夷間為雲貴要衝  
途有給遞疆有竊攘上慢下抗名分蕩然天瑞立法均  
差復招致寨長申斷場禁雖異種部落亦凜然知畏相  
戒無犯提學吳副使檄兼學事天瑞首新文廟簿正祭  
品置田以供博選俊秀分齋肄業親為講說鄰境士聞  
風來遊者若干人俗尚邪術病必禱鬼喪必奉佛天瑞  
集僧巫火其書器遣就常業或以歲旱請召方士天瑞  
曰毋吾自禱之下日齋戒將有事於群望是夜雨厥明

徒跣走龍洞大雨及還乃止都御史鄧公廷瓚奉命征苗咨訪兵畧大奇其才以憲職薦天瑞曰昔以言出今以軍功進不可固辭不得乃請賚表京師因圖告歸疏兩上不許即日南還大雪中行數百里至商城曲河冰陷隕焉有司出諸冰中殯之弟文禎奔赴以其喪歸葬于蔡家園之原天瑞少有大志讀書積學晝夜不息其在家敦行孝友施及宗姻至於義所未安輒侃侃正論辭受取予一審於義好分別是非寡合少容人頗稱傲

亦不之恤及更事久深自抑損每以浮名為慮凡有議論原古證今具有條緒於文亦然詩尚精婉所著有檢齋稿若干卷生男一曰京元天死女二年三十論曰古有磊落奇偉之士天瑞殆其人哉方天瑞弱冠時精神氣槩殆將傲睨一世及遲回顛頓曾不少變而持之益堅其執禮似簡盡職似矯守法似刻非君子鮮能知之若夫歛華就實每恐規模太廣而才力弗逮不以自沮而必求往進咸寧之振奮興隆之綜理亦可觀矣充是

心也何所不至而遽至於是豈非天哉先是天瑞雪中過予於許留三日而別論講經史旁及時事以至詞章翰墨無不品評自謂慕古用心極苦恐不能壽已而果然豈非天哉烏乎天之於才生之固難而卒自戕之果何為哉果何為哉

### 史直菴傳

直菴諱塤字元諧以子貴累封奉議大夫戶部郎中姓史氏世為溧陽人係出周太史佚漢有諱恭者用外戚

恩得侯其三子季元封平臺傳三世曰崇光武初遷青  
冀刺史以軍功改溧陽侯遂居溧陽終漢世世爵有功  
德其地因廟食焉今謂之祖侯吳晉之際嵩與等列爵  
數人唐宋以來代有顯者元教諭大用為直菴五世祖  
生教授和鄉和鄉生彥剛彥剛生舜安舜安生仲和號  
東莊東莊娶于周生直菴五歲而孤甫弱冠即有樹立  
之志每以不逮養父歲時祭祀流涕不已卒與弟某勤  
儉自勵復還故業既而祖侯廟田侵于鄉人訟而取之

又念從兄源有戰沒之忠從父辰有刲股之孝祖姑貞有沈淵之烈創祠於祖侯廟傍曰三節時侯族繁衍滿鄉邑居湖隸者且百餘家直菴行尊行稱朝夕省閱善者有勸不善者有戒戒之不從會衆撻之以是湖隸之史鮮犯法者平生剛直好義有巨室匿群盜直菴面叱之巨室嗾盜刺焉盜至不忍害而去景泰天順間連三歲歉直菴悉發貸里人後不能償不少校遇乏者輒周之雖妻子僅足而恒以為急故無疏戚近遠皆以長者

稱之其家法暗合古人為君子所取者尤多年七十一  
以弘治丁未四月某日卒子三人學孳孳學舉進士令  
官郎中以治行稱孫三人論曰予與郎中君為同官嘗  
聞其道溧陽侯譜系甚悉又嘗聞其三節祠之故各為  
詩紀之及觀吳太史述直菴翁事行乃知世德之後猶  
有人焉經著象賢傳論復始不可誣也使翁不自立以  
懷先古則所謂祖侯廟者且將廢墜況三節乎由是觀  
之翁惟無所遇故止於是苟有所遇其可書當有尤大

者矣雖然翁不自見以歸其子孫豈有量哉豈有量哉  
厲青田傳

青田諱昇字文振別號雪菴無錫人由縣學諸生升太  
學選青田知縣居若干年致其事歸鄉士大夫稱之曰  
青田君自為諸生耿介不妄言笑於辭受雖小不苟論  
事是非人賢否執所見不少徇人故或迂之或固之而  
識者謂其有古人風青田居萬山中與福建接壤間更  
葉寇民貧以猾號稱難治君治若甚易蓋得昔人羣吏

奴僕百姓妻子之意君初至民有周姓者與盤石衛軍  
某訟五年矣君聽之數語遂服出而哭曰厲公早至豈  
有是久獄哉邑八都地報銀礦發監司臨焉議歲以貢  
有術者謂山水潤秀所產必廣公直前曰吾聞金能尅  
木信若人言金氣盛矣木何得秀潤如此監司猶未信  
同官勸君從之君曰如吾民何申辯數四必寢乃已鎮  
守中貴歲以礦一至其邑所費不貲君於饋不缺禮而  
已至其他費歲率省昔之半由是民安其業君乃勸學

興賢旌舉節孝禮文亦彬彬焉先是知縣金川謝某有  
善政民嘗以君並論君屢請老輒留于民適朝京師故  
得遂請民間之欲追留之而君至家矣於是既為立碑  
復建祠祠之及沒衆設祭哭於祠所著有雪菴集子一  
人曰得秀二泉邵寶氏曰仲尼告子張忠信篤敬雖蠻  
貊之邦行矣青田為浙東岩邑而厲君為之遺愛在民  
去而思之沒而弔之若不能解于心庶幾得乎是者不  
然此豈聲音笑貌所能為哉君歸未及年人尤嘉其恬

退於是青田之名益著予按察兩浙適青田諸生以史事見詢君遺蹟蓋無間吾鄉評云

張氏女傳

張氏女秀汝寧西平人父文嘗為慈利主簿女年十七許嫁同邑尹氏子琳越明年琳病死女聞訃易服悲哀若已嫁者塋之日請于父母往送焉臨穴憑棺痛哭幾絕及反復請即尹當喪父母許之疏食麤衣日夕侍靈几左右未嘗離一步舅姑不忍也微勸以他適女曰是何

言歟誓死為謝一日聞嫡母宋疾甚亟歸問焉宋思鹿羹女知不可求乃潛割股肉作羹以進宋疾遂愈女復至尹氏所居守如故又五年以疾卒年二十六先是巡撫都御史無錫楊叔璣巡按御史武進薛志淵皆嘗遣使存問且令有司月給米一石既而有司請旌表事下禮部以不應例罷及其卒也遠近見聞莫不悼惜二族長老暨鄉人耆碩合議塋之從琳兆謂之女志巡撫復為文遣官祭其墓越十有三年予來守許許於西平比

境前吏目薛悅之以告予為之傳云論曰盧子家有言  
女之情以接見而恩生成婦而義重乃若張女秀蓋所  
謂生有未見之悲死有非婦之痛者而恩義如此其加  
于人豈啻一等哉昔衛女嫁齊太子中道太子死問傳  
母曰且往當喪喪畢女不肯歸終之以死此與張女事  
若相類然張女未至中道且不問於傳母其天資又當  
過之况專於夫或衰於親出於庶或忽於嫡人情皆然  
而女也獨能不偏重焉使其被以關雎之化而得薰陶

之素則其進而之於中行也殆不難哉

東山公前傳

東山公姓劉氏名某字時雍岳之華容人其先自宋都  
統寶從岳武穆平湖南武穆死棄官居華容十一傳至  
松巖公某歷官按察副使實生公公幼時楊文定公見  
而器之為定今名稍長學于黎文僖公領湖廣鄉薦第  
一登甲申進士改翰林庶吉士與今大學士西涯李公  
輩十八人同時有文學名授職方主事進車駕郎中嘗

奉使山東河南上救荒事宜若干條皆切時務未幾尚書項公忠以職方事劇乃請調公職方公按章酬應動中事會時有中官用事獻取交南策以中旨索永樂中調軍數急公故匿其籍使者旁午吏數被捶若弗聞者獨徐以利害告尚書余公子俊力言沮之事遂寢朝鮮使者為隣境所邀劫請改貢道中官有朝鮮人為之地事下兵部議將從之公曰朝鮮貢自鴉骨關由遼陽經廣寧過前屯而後入山海迂回四大鎮此祖宗微意今

若自鴨綠江抵前屯山海路太徑恐貽他日憂卒不從  
敵數入雲中邊帥失律中外震驚調發戰守日無虛時  
每一報至尚書必曰劉郎中云何所言輒行行輒獲效  
時右侍郎缺中官有欲薦公者遣人言于尚書冀一往  
見公巽辭謝之然猶迫趣不已乃自求外尋出為福建  
叅政奉勅巡海海道兵久弛而倉儲既于勢盜卒難就  
理公曰在得人耳謀於鎮巡首選衛所軍政官而擇其  
尤者總諸水寨兵造戰哨船各若干艘緩急異用葺倉

計儲立收支法寨設一館而親督察之不半年海道肅然琉球商舶遭風漂至平海守者私于閩帥以犯邊報欲勦之而取其財兵且集矣公廉得其情遣數人乘小艇招其首領厚恤而遣之衆始譁然後竟信服陞廣東右布政使適黃賊初靖財匱費繁有司城從化縣累年不就民尤患之公究事體節費便民擇人授之逾月而城成先是廣西泗城州官族弄兵方命兵部議撫諭之不服則繼以兵謂是行非公不可公承檄即往反覆曉

譬先恩信次福禍詞懇意至數月間叛者大悟胥戕以  
滅兵竟不用既還廣東後山寇作督府檄公率兵平之  
公恐延及脅從乃下生擒之令有所獲則集土人審實  
乃斬因而得生者過半嘗過崖山弔大忠祠念宋慈元  
后陵寢無主輒泣然曰后與陸張二臣同死國今大忠  
有祠而慈元不祀忽諸於義弗稱謀於白沙陳公甫為  
之立廟人感其義不日而就轉浙江左布政使在浙甫  
八月吏蠹漸革而用法優裕犯者不怨於是河決張秋

擢公右副都御史治焉公既至乃集山東河南二省守臣議以事關運道莫敢適主公曰河性猛悍張秋乃下流喉襟未可輒治治於上流分導南行復築長堤以禦橫波且防大名山東之患候其循軌而後決可塞也遂疏孫家渡河三十里四府營河十里築長堤起河南胙城盡徐州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長三百六十里量能任功敷和宣勤五旬而事竣會上命內外臣來乃於張秋口南開河三里通運舟及冬水涸而塞之已而決

塞悉如公初議有勅就勞且召之還加賜羊酒金綺公  
曰茲惟天意某敢貪以為功聞者益重之論功進左副  
都御史佐院事公疏辭不許轉戶部右侍郎再轉左侍  
郎又兩疏乞歸不許越一年敵逼雲中上谷上命兼左  
僉都御史往理兵餉公以內地芻糧不能出關出關者  
率以銀易之利歸勢家乃擬奏減價寬民別設倉於近  
地募商給軍率以時直由是宿弊潛去什九有三便焉  
及條上他便宜皆從之未幾還朝居數月移疾乞歸疏

再上不許而同朝亦多願留者公堅卧三請僅得予告  
因自為壽藏記叙其平生履歷歲月刻石以歸曰恐後  
人溢美我重地下累耳君子謂公不伐之心遠及身後  
况其生乎其可謂忠且朴矣公釋褐迄請老凡三十五  
年所至士服民懷有所為皆願盡力至於權貴强悍號  
稱難處者公夷然與之無不得其愛慕至有終身焉者  
接引士類寸善片長每自以為不及憂時憫俗形於色  
辭事關國家利病斷斷不易而周旋其間必求濟而后

已嘗以先世二宗屬族疏散墓幾弗可識作敦本堂歲  
舉二祭祭畢有燕以合族人且為家規誦燕所教子讀  
書兼力農務常命督耕雨中曰習勤忘勞習逸成惰吾  
困之將以益之也或勸公為予乞恩公曰此固國典然  
以待賢有功者某何敢哉公為詩文有自得之趣數奏  
覆議操筆立就而明白切要轉折流通足以動人有東  
山集若干卷公二子長曰祖生次曰祖修贊曰寶幼聞  
公名而未獲識及至京師則聞西涯李公謂公乃昔人

所謂與物無競臨事有為者退竊自嘆安得一接風采  
以慰平生而今乃得朝夕承候叅之所聞信不誣也公  
數歷中外八遷厥官靖寇者三行邊者二治水者一皆  
天下之所謂難事而從容暇豫以能有成功其所不為  
又皆夫人所未及見且不敢執者由是觀之則其所養  
亦足暴於天下矣乃若壯而奮庸老而委順而皆不失  
已焉非盛德其能與於斯詩稱明哲書敘孝恭公有之  
而或乃謂古今人不相及豈其然哉豈其然哉



容春堂前集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容春堂前集卷十六

明 邵寶 撰

碑七首

南樂縣倉頡廟碑銘

南樂王侯汝昭為邑之明年改建倉頡氏之廟廟成樹  
碑中庭以麗牲焉因刻歲月而屬寶書之寶未嘗習古  
文其何敢執筆于斯惟頡為黃帝史臣實始造鳥跡之  
書厥後變為古文古文變籀籀變而大篆而小篆而隸

隸之變為真為行為草由今之真行草而視古文則遠甚矣然其形聲之類皆頡之遺也顧雖不敢抑何能忘贊頌哉夫頡始制文以代結繩萬世宗之宗之則宜祀之然而后稷以穀勾龍以土萬世通祀而頡也不與焉乎頡而上有伏羲氏伏羲氏八卦文之肇也頡而下有仲尼氏仲尼氏六經文之成也頡之功孰與二聖故萬世知二聖之功頡不與焉豈其下於稷與龍哉或曰微頡斯文亦有制者世運之相承不得不然頡奚其功雖然

頡為之是頡之功也况飲食必祭示不忘本古之道也而操簡握管記事立言者獨可以不知頡乎物原其初事究其所從始頡既不得通祀茲其故邦廟其可不崇王侯之政於是為大矣侯名德無錫人銘曰維魏之西維衛之東有神斯宮曰倉頡氏維文之宗侯行其庭慨其蕪落仍有作宮以妥神贊頌在碑惟頡之功惟天之機惟物之象惟民之宜前羲後尼建立三極頡於其間亦克有力相彼鳥跡在古猶今頡神雖亡其存者心

斯宮斯享尚時歆之

漢愍帝碑

世有存之足以為亂賊之戒者君子存之有不毀則無以懲夫人而示天下後世者君子必毀也於其毀也而有所易黜其不正以歸於正者君子則以義起焉此皆關於萬世之綱常而不專為往事之褒貶蓋天下之公論而非一人之私心也古今篡竊之雄首稱曹魏其惡有不待論者始其為禪受也實在許之繁城寶自領郡

得達觀其故都有壇焉曰禪受皆誇詡之迹有碑焉曰  
禪受皆矯誣之詞千載而下指而笑之讀而唾之者不  
謀同心不和同聲此所謂存之皆以為亂賊之戒者存  
之可也其地有廟焉以祠魏文南面帝服儼然臨之雖  
易姓改物彼亦有不能泯者然當其親為篡竊之地而  
舍此與彼則凡彼之所謀以欺後世者今皆墮其智計  
之中吾恐儒先筆削之旨終託之於空言而亂臣賊子  
將益無所忌此所謂不毀則無以懲夫人而示天下後

世者毀之可也壇固存也碑固存也而獨毀其廟則它  
日必有復舉以奉之者卒亦何貴於此舉動哉謂宜易  
所祠以祠漢之愍帝而其臣孔融配焉彼以其新此以  
其故若將驅而逐之撥而反之使奸雄之徒不得一日  
立乎其地此所謂於其毀也而有所易黜其不正以歸  
於正者以義起焉可也愍之孱弱勢同寄生然猶天下  
之君也融雖意廣才疎而忠言義色至不容於賊操亦  
足以愧夫北面稱臣上表勸進者矣帝不稱獻而稱愍

從昭烈所謚且漢之君非魏之所得謚也凡此皆所謂  
以義而起者烏乎君臣之分有大防焉順逆之際有大  
法焉彼奸邪之所不敢動於惡即動焉猶必有以文之  
豈獨懼夫天下之將攻之哉亦以大防大法之所在雖  
後世有不得而逃也若曹氏之於漢是也然當時郡國  
之中既無一人仗義執言揚旗伐鼓以討其篡竊之罪  
而在廷在野又無一人登西山蹈東海以明大義於天  
下蓋畏威附勢無足恠者至於後世之君子亦以空言

無補因仍苟且視大防大法而不一顧念焉抑獨何哉  
存其所宜存毀其所宜毀而易其所宜易此吾輩讀春  
秋學孔子者事也況職在守土乎是故竇雖不敏不敢  
讓雖不遑不敢辭

常州府修城碑

常於江南為望郡郡之有城創自晉太康初逮後唐天  
祐間始築所謂羅城者我高皇帝初平江南命御史大  
夫中山侯湯公和以重兵鎮其地乃改築新城周十里

有畸視羅城損五之三今城是也然多拈用舊甃未底于固及海內既定撤去鎮兵城壞不治者於是百五十年矣成化間都守孫侯仁嘗修之久而復壞間奉修理之詔上下具文知深慮者亦鮮蓋郡境南接于南京東為三吳之門又東北距于江又北西通于京口實惟江南要地然自平時觀之則所謂腹裏也因循相視無足恠者正德六年冬監察御史渤海李侯某來守茲郡登而觀之毅然欲修焉時北方群盜方馳突中原論者率

以長江限隔邈乎惟風馬牛不相及故有以過慮議侯  
者侯曰吾豈惟斯盜是為哉有備無患古之道也民縱  
吾怨吾固當任之乃具白于巡撫都御史某公某巡按  
御史原君某清戎御史某君某巡捕御史某君某厥既  
得報則與同知羅侯某通判陳侯某溫侯某謝侯某推  
官粟侯某協心經畫擇日興事時則咸謂之斷財以產  
率為白金若干兩功以力授為徒庸若干夫事以才任  
為統領若干人程以籍定寸度尺分各有差等凡若干

大時則咸謂之均率作自躬懲怠勸勤朝夕弗懈時則咸謂之勤自始事三越月而畢樓櫓扉閎濠陴閨堞高深整密視舊加倍屹為壯觀東西行者皆稱美焉時則咸謂之敏然過慮之議猶若未盡息者未幾北盜以窮故舍騎入江奪諸關東下越京口是來暴于孟瀆于魏村于申港合攻江陰門焉以動我郡治將有窺我江南之勢警報流傳民大驚擾戾曰我城固矣吾其親率吏士民兵拒之江上相而禽之戾至江陰運謀倡力奇攻

正守以折賊衝賊既衄遂引而東又汴而西越月餘再至將殊死決戰侯復如江陰備禦益嚴賊不敢逼於是官軍適至提督都御史陸公某遂由江陰發舟師殲渠魁于狼山賊乃盡滅當是時使城不先完則侯將自守不暇焉能出百里外以抗劇賊即出焉日惴惴內顧焉能周旋展布有茲成功且江陰既全郡斯固矣常郡固則江浙諸郡斯免於驅突矣夫修一城而蔽江浙千里之衝侯之功其一郡之功乎君子謂侯知幾能豫於是

乎哲雖微寇固將頌之蓋其功之所徵者遠矣先是城  
成郡之大夫士謀所以紀侯績者乃因戶部郎中劉君  
乾輦上京師致書屬為記寶時奉詔省母南還受書于  
途方將以不敏遜既而抵郡適覩厥成敢以見聞序而  
詩之俾刻諸石其詩曰常維大邦望于江左東浙西淮  
為喉襟所有城歸焉久壞弗修衆方是玩有識以憂越  
歷三紀功歸我侯侯始令民民則饒饒謂侯我浚謂侯  
我勞勞我筋臂浚我脂膏侯曰佚道彼則曷知乃令乃

期親登以麾民趨侯事孔力且時侯曰勤止手拊摩之  
城既成矣民則寧矣謂侯平矣謂侯明矣天塹湯湯突  
有巨寇門我江邑將襲我後侯覩我城腹心在斯我拒  
于江運我體肢載寇載却王師適來叶出奇應遽殄彼  
鯨鯢侯歸視郡有墉有池斯池斯墉民心攸繫國我壯  
威士我增氣侯師于江實維長城先幾是圖神相我誠  
重門禦暴自古在昔四方底平侯與有績憲憲我侯政  
則多有城哉城哉其與不朽

慧山浚泉碑銘

正德五年春三月錫人浚慧山之泉秋八月功成先是  
正統間巡撫周文襄公嘗浚之其後屢葺屢壞至是而  
極縉紳諸君子方圖再浚而寶歸自漕臺適與聞焉既  
求士之敏者董厥工作乃與匠石左右達觀究厥敝原  
為新功始詢謀僉同用書告諸望族各助厥貲而後即  
事凡為池三為渠二為亭為堂各一而三賢之祠故在  
泉上今益為十賢而新之縣大夫請助以蓄故謝焉至

是凡五閱月而泉之流行猶前日也諸君子既觀厥成則以記命寶惟慧泉為天下高品尚矣然其來也同源而異穴或發則洑或發則檻三池匯之而石渠陰貫乎其間蓋約濫節迅以成泉德古之為是者可謂知水矣是故上池淵然中池瑩然下池浩然為觀不同而水之狀於是畧具粵自陸子品之之後觀且飲者日衆以盛甚者驛致長安通名嶺海之外夫豈偶然乎哉雖然時而浚之則存乎人譬之天道有變理之功譬之人事有

更化之理浚之為義亦大矣是以君子重圖之今是役  
也有渠以通有池以蓄有亭若堂以為之觀無侈無廢  
克協于舊其規畫所就論者謂邑有人焉寶不敏謹以  
歲月勒之於碑復為詩以歌之總其費為白金若干兩  
督工之士為龔時亨楊正甫莫利卿其助之者之名具  
于碑陰凡若干人為書者吳大章而往來宣勤則潘繼  
芳及僧圓顯定昌云其詩曰遠彼原泉慧山之下維僧  
若冰肇浚自古謂配中泠允哉其伍我錫彼金有子維

母孰不來飲孰不來觀贊嘆咏歌并列以寒孰關我流  
石崩木蠹匪泉則敝敝以是故人亦有言清斯濯纓棄  
而弗滌豈泉之情錫人協義與我浚功維物有理變極  
則通維雲蒸蒸維石齒齒泉流其間終古弗止有德匪  
泉則時予之耻我詩于碑以頌其成泉哉泉哉與時偕  
清

潮河川石牆碑銘

潮河川古北口邊關也其險以水關之北舊為棄地今

司空湯陰李公錕昔以亞卿兼御史中丞經畧諸邊始  
因山作石牆為內外限水流其中與牆相際牆內之東  
南有堡以居戍卒號曰新營君子謂疆圉之守於是為  
固然是堡去川纔若干步歲六七月沙漠諸水絕川是  
來奔放橫決堡受衝激居用弗寧牧耕兼病寇惟不至  
至則罔禦正德辛未春今御史中丞蕪湖李公貢以整  
飭之命來顧瞻起憂思終司空公之功乃謀於分守太  
監呂公安暨叅將都指揮僉事章君縉屬某官某等循

川之東壘石為南北牆若干丈又折而西為牆若干丈  
屬于山麓約川南流自始事暨訖功不越一月為費白  
金幾百兩或以其事之細而功之易也竊相謂曰此何  
足為有無哉既而大水至遇牆而止則又相謂曰壯矣  
哉是牆之為力也水不我貽害而我設險繼自今即有  
寇其若我何分守以下諸君子樹石川上用紀公績以  
示久遠謂寶知公使來請銘吾嘗聞弘治間為潮河之  
役者既大且難而功弗時叙人之始而疑者非以此乎

不知天下之事為大于細圖難于易其道尚矣而人或忽之非公察微知要其孰能與於此然其初也雖易而為謀甚艱其究也雖細而為功甚鉅蓋於司空公有光焉揆之古義固當特書之公學通古今而恭慎端雅望在中外此實未足盡公而不可謂非公事也乃作銘曰維石斯牆維水斯坊洪流溢川是距是當無我毀傷誰其作之功不可忘人謂中丞斯坊斯堤自北而南復東以西尺度有稽惟川是依不我為壑固哉山溪彼視我

險自我則夷川有恒流弗牆曷害突其來如厥功斯在  
維司空之成中丞之載中丞受命殿我北門備禦有武  
綏懷有文耆歌童謠溢我見聞牆哉牆哉亦與永存

華氏墓門碑銘

錫山華氏有以義旌門于墓者曰某處士諱某字仲諄  
於是其卒若干年矣曷為旌之蓋弘治壬子之饑其孫  
曰守吉者出粟若干石助賑于公例得書其門曰義民  
守吉謝不敢當則為狀請于巡撫都御史侶公曰吾祖

某義人也吾斯舉吾祖之遺也願輟吾門之旌旌門于  
祖墓公從之夫旌門于墓制歟非制也非制而從之何  
居為其能崇祖也凡崇祖者則從之乎崇祖而不違其  
實斯從之矣春秋書諸侯葬獨蔡桓舉爵說者謂蔡季  
之賢知請謚也故人臣以不誣其君為忠人子以不誣  
其父為孝孫之於祖猶子之於父也若處士者慈良樸  
茂承其祖訓而廣義于鄉嘗減田租以寬佃力歲為粟  
三百餘石其它事稱是者尤衆然其生也莫為舉之其

沒也莫為表之至于其孫始因助賑之旌而請門于墓  
所謂義民云者則固其所當稱也夫是之謂不違其實  
從之不亦可乎雖然曷為不請于上荒政也荒政之不  
必請也奈何荒政非出於不得已苟非得已則矯擅之罪  
且猶甘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汲黯韓韶是也況祖孫異  
名而同義門墓異地而同旌舍此就彼曾無加損而巡  
撫又以便宜行之乎是故旌于門制也旌門于墓非制  
也義也義以從民而不外於制惇彞成裕一舉而衆知

勸雖未請猶請也君子謂是門也可以傳矣不可弗志  
門成於出粟之幾年甲子守古嘗請予記至是載請予  
不能辭既叙其事遂為作銘守古名禎以字行平生好  
義不愧其祖事具錢主客所為傳云銘曰宅里表善維  
周則然亦有封墓曰崇忠賢忠賢尚哉善著者義華以  
孝稱維義亦世仲諄維祖守古其孫孫孫去聲義名請歸  
于尊尊弗苟推義則多有匪墓樹門曷圖厥久中丞奉  
詔撫我南畿謂是可從我有便宜有仇斯門松楸是翼



上榜下碑載其義蹟孰無義心在昔猶今遐孰終遺幽  
孰終沉我銘昭之百世其欽

膠山重建宋丞相贈太師謚忠定李公祠堂碑  
寶既祠忠定李公于惠山尚德書院而膠山寺故祠復  
以重建之成來告蓋鄉人安國為之頃常走書請記于  
淮陰漕府寶有感焉而諾之於今期月矣惟公為宋名  
臣寶自弱冠即知景慕有執鞭之願比讀史傳乃知公  
邵武人自其祖始居吾錫於是心益嚮往之弘治十有

三年秋寶以提學命便道過家往謁公祠至則廢壞已久僧以木主寓泉亭上肅寶再拜而退當時欲圖修復無所於屬獨陸永思者捨田七畝以為供具蓋慨嘆者久之今茲之舉實吾志之所欲也於其成也烏得無言哉按郡志山在邑東三十里梁太清初寺於其麓宋紹興間公請為墳利改崇親報德之額嗣是遂祠公焉其取重於世實以公故則吾錫之人修而復之固以義起禮者而或以公非錫產為疑不知公家於錫由祖以下

閱歷三世其父殿撰公夔暨母吳令人先後皆葬湛峴  
山公廬墓其地手植松栢萬株詳見公父母墓銘及公  
行狀蓋公生長宦學於斯凡若干年最後乃有祠命因  
薨於福故其自稱必以梁溪又以名其文集由是觀之  
公為寓賢邪為鄉先生邪蓋嘗考公幼有大志見於登  
城禦寇之時而宣和大水之論知道君子如陳了齋者  
深所期重至其立朝有識有才有權有量而本之以忠  
謀出之以正氣在靖康竭扶持之力在建炎舉修攘之

政在紹興建恢復之議不幸而屢見忌沮則其所以復君父之仇正華夷之分而上無媿於聖賢者不過章疏計畫之間而已然於此有隱功焉而非君子莫之知也後數十年錫與邵武並舉其祠至于今廢而復興則是非之公固無古今之間而天定之能勝人果不可誣也審矣不然若秦賈之子孫固有易譜匿像避而之他者亦獨何哉第茲祠之復僧既無力而大夫士之有力者亦莫或為省乃俾安氏獨任其費此亦理數之極若天

有以啓其衷者爾昔永康徐元德教授邵學首議建公祠晦庵朱子為記深嘉予之況國無元德之責者哉國又欲割田十有三畝與陸氏所捨同隸寺僧為春秋私祀之需顧未有主獻者君子謂宜謀於公之族裔焉苟卒行之其事益可尚已寶晚且愚無晦庵之筆以論著公之盛烈而因以見修復之勤特為書其麗牲之碑用紀歲月且為迎送神詞俾祠公者歌之亦少以慰公云爾祠之建始於正德四年八月六日明年九月九日落

成時寺僧可清等奉祠事其迎神曰公何之兮勤我招  
望雲旗兮凌江潮公蟬冠兮絳服指舊丘兮遊教朝騰  
駕兮水裔夕弭節兮山椒西有惠兮東有膠潔我尊兮  
醇醪跂英靈兮未下闐歌聲兮鼓簫宛懷公兮心勞其  
送神曰公將去兮何從望閩山兮南東公重帆兮雙楫駕  
海濤兮天風睠舊遊兮斯在手嘗植兮萬松惠之泉兮  
膠之峯儼翼翼兮新宮靈條彼兮忽此雲迴翔兮太空  
歲復歲兮來降

叶

容春堂前集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容春堂前集卷十七

明 邵寶 撰

誌銘

十五首

明故浙江布政使司右叅政楊君墓誌銘

正德丁卯十一月某日浙江右叅政楊君以疾卒于官  
先是予往視疾君強起坐呻吟中猶及國事予謂君志  
尚未衰即為延醫吳中醫至而君卒烏乎悲哉越數日  
其子江等來自山西將奉其喪歸遂以楊杭州溫甫狀

來請銘予自弘治甲寅識君戶部迄今十餘年相知為  
深今又與聞君殯事銘其能辭君諱奇字秀夫姓楊氏  
別號松坡山西潞州白林人也其先自平定州徙今居  
几若干世矣以畜蕃息號萬羊楊氏高祖雲曾祖源祖  
潔繼業而隱至其父能以鄉進士選武昌同知擢東昌  
知府母宜人牛氏君穎敏絕人十歲能文有老成語長  
老稱為奇童弱冠名起諸生間成化庚子中鄉舉高第  
錄有刻文明年辛丑得進士授戶部河南清吏司主事

簡使犒軍于獨石督鹽于長蘆受蜀于京場選緡于內  
帑廉公平簡後先一軌戊申弘治改元君應詔上裕國  
安民疏未幾奉勅處置居庸紫荆諸邊關軍餉君上疏  
極言足食足兵之法在端澄本源有侵貴近語道間繼  
母趙宜人喪即日奔歸繼丁東昌公憂壬子起復為福  
建司主事癸丑進四川司員外郎有淮揚督漕九江造  
舟河南視菑之使具建聲蹟甲寅進陝西司郎中時甘  
肅弗靖君奉勅整督軍餉將行上疏言邊備七事上嘉

納之至則令太宰許公以都御史撫其地與君同事許公素器君於是益重焉事竣還朝有白金文綺之賜大司徒周公以君才任劇調雲南司尋以薦擢守嘉興改夔州夔在四川地僻民厖君為書諭之俾敦孝友尚禮義延問父老民所苦與所利即罷行之月朔視學進弟子問業有師道焉人士咸慕至作生祠民飲江水以遠汲為艱君議鑿井出郡門數尺即得美泉民以君姓目之居五年擢兩浙鹽運使剔弊講利方有績效前太宰

馬公以浙事簡改君兩淮君以浙治之升鹽賦五十餘萬崇墉固藏人無虞焉明年擢叅政講畫經理將有施設而乃止是知者重惜之君性孝事繼母如母軒坦爽朗不妄笑語政暇輒讀書晚好史漢及韓柳文且以課子君面白如玉軀幹魁偉鬚眉秀麗君子謂君才畧於是為稱君卒距其生為春秋五十有幾配王氏封宜人側室李氏有男子五人長江次潛漑澍沂女一適貢士澤州裴爵孫男二夔鳳墓在某村之原其葬之日為卒

之明年某月甲子銘曰事以才濟其充在氣氣正則宏  
宜廣厥施公庸弗地公享弗年可知者人不可者天忠  
言在朝惠政在野西餉東饒罔不效者君續將屬其氣  
勃如將為雲噓將為雨濡公有孫子君慶萃止公終弗  
終其發伊始

周徵君墓誌銘

月牕周君以醫士被徵居京師二年將有官竟託疾去  
去若干年病卒其子敷等寓絅菴李君狀來乞銘謂君

治命銘必屬知者故及寶君自壯歲業醫三吳人抱疾  
求拯者舟輿僕馬行隨止候無虛時蓋不啻有權位者  
君無問富貧疏戚惟以急緩為先後寤日夜冒寒與暑  
應之賢者孤窮者尤加之意視疾可否輒見喜憂衆所  
難易君或反之已而果然所至不暇授藥惟片紙書方  
畀之及其愈也不校其報即報之視其力有受不受顧  
或周恤其食飲以為常及君被徵寶方舉進士與君比  
館始公卿大夫聞君名爭延致之觀其貌樸聽其言質

若不為異者及見其治疾多自出意見叅以古法效者  
十九於是皆折節下君君應人之求如在其鄉贈以金  
帛輒辭辭弗獲則買書以歸嘗語人曰病不能死生藥  
不能生死吾盡吾心耳聞者益重之此皆寶所親見君  
所謂知者寶誠是也烏可不銘君幼孤育於祖某臨終  
摩其頂謂曰吾家有世德殆發於爾爾長須仕不仕則  
為醫庶以及物我名爾濟廣比長以母老重違養絕意  
進取乃往學醫於甘露金孟昭氏金一見竒之妻以女

且館焉君肆力諸經及劉張李朱四氏之學隱度類推折衷於經間得異書輒手錄口誦之蓋既盡金之道而多自得又往質疑於吳中諸老諸老樂為之盡又從瘍疹婦人三科專者各得其傳於是其道大成論者謂有國初名醫之風凡遇疾必謂其人曰某專是某專是蓋歷致之既至率如君言其決死生有預言於二三年者衆始或疑終則心服君天性孝友念父弗逮養養母誠至母沒即謝諸求治病者曰吾親不能治而暇及它人

乎越數年強之乃起伯兄老君亦老弟道不衰表外舅  
金氏之墓人謂君能用厚酬知焉平生義形色辭救患  
解紛惟恐不逮正統末王師捕閩寇道于錫吏方重歛  
君徑言于帥禁之民得不擾家惟先竈二祀餘悉斥去  
對客疊疊談不少倦間有吟咏耻作新巧嘗曰不本性  
情句雖工非詩也晚復故居作春和堂於右偏中度經  
史數千卷日事讎校復斟酌古今驗方為書若干卷以  
授其子君卒弔而哭者若干人君諱絃以祖所命名為

字後以字行自號月牕其先家金陵十三世祖湛宋戎  
州通判六傳至國子學正亢學正子泰德祐間嘗糾衆  
抗元兵恒慕岳武穆李中節文信國之為人故以其姓  
名三子曰思文者君高祖也始遷晉陵懷德鄉元季避  
兵遷錫梅李鄉曾祖恭甫倜儻自好與張尚書籌王學  
士達遊此君祖所謂世德者祖仲端父惟慶母許氏君  
生洪熙乙巳四月甲子卒弘治丁巳五月甲子享春秋  
七十有三配金氏先卒子四人敷敵牧其一人先卒曰

數孫男六駢驪驪驪駢女五墓在上福鄉九里之原  
與金合兆葬越卒之二年己未某月某日銘曰活人以  
醫奚異於政志尚義從且官乃病鄉人望歸都人願留  
彼有政者能若是不君功在人報在孫子何所求君君  
藏在此

莫母金孺人墓碣銘

并序

弘治己未寶在京師聞莫母金孺人之喪既寓詞以奠  
之越明年庚申寶以提學之命侍母還錫則孺人已葬

而墓銘出矣其子止復屬銘其墓前之碣烏乎碣可不  
銘也孺人之行不可不述也凡孺人氏諱里世及其行  
之詳具載張黎平志其大而合於古人足以勵俗者宜  
特著焉始孺人之在室也嘗讀女誡諸書能通其義及  
其聲畫然未嘗舉筆以書曰非我事也既歸於莫相澄  
心翁事姑顧孺人愛敬兼至時翁與伯仲同居娣姒  
姒孺人屬由以誠色不獨承意不獨致及異門戶或議  
所養孺人曰我事也獨奉以居顧疾痿興居須人孺人

任馬雖污褻不敢託媵婢顧沒禮以飾情鄉人善翁必及孺人翁英邁曠達多置古圖器孺人不以為費招致賓客日滿座不以為濫餽遺諸姻友家徧歲繼不以為繁於是貲少裕乃建祠堂置師塾章采日進翁治其外孺人理其內二婚三嫁備物協儀又撫孤姪甥男女婚嫁皆得其所凡內外藥病者衣寒者食餓者棺殮者墓葬者各若干人孺人與力焉翁憂嗣孺人憂甚勸之妾妾有子越三月孺人亦子子即止賢而有文人謂仁厚

之報教子為學恒以向上規策聞有老儒先生必令親  
近曰是固有益一日子侍醫入頭容太俯比醫退召謂  
之曰頭不可太俯後乃不太俯其嚴如此事至咨翁翁  
亡語其子必舉翁庭誡命師其意為之烏乎古人以無  
非無儀為婦人之德夫豈惡夫儀哉有儀而以自放中  
饋之外少一預焉乃厲之階固不若無儀之為愈耳若  
孺人者可謂有儀矣而閨門之行施及里閭又不止無  
非而已者此寶所以謂不可不述也寶幼學于陳俞二

先生與孺人之子同業知孺人為詳敢述其大孺人子  
二曰潛庶出長止三月先十三年卒銘曰詩咏樛木孺  
人以之學而弗藝孝敬自持爰相其夫先民是師相而  
弗專曰職在斯職斯德斯墓道有碑質哉我詞

王府君妻韓氏墓誌銘

韓氏諱某戶部員外郎濟之祖母也王韓皆永平灤州  
人韓歸于王為府君配諱曰顯字彥明以父叔死綏例  
隸戎邳州又以詔占河間籍河間之王自府君始而韓

實相之其始有家曰我其用儉食不兼味衣不重色裁製屬紩不委人酒醢肴核雖精潔無殄羨餘以需緩急及稍裕曰惠可施矣賑窮卹匱視力所能內外小大獲濟者甚衆既而曰家以法立身率子女僮婢時作則作時息則息下至犬豕鷄鶩馬驢狸狴類皆置之所乳孳滿前不亂羣行又曰有家矣有子孫矣烏可無教於是濟方牝角力課之學無晝夜無寒暑助勤警惰必躬必悉於季也亦然性純誠寡言笑不揣摩為欺亦不喜誦

佛嘗遭子喪家衆疑喪禮曰惟稱勿陋勿侈勿遺議而已其大識類此晚病畏惑先由哭夫過毀甫愈而有子之慟遂弗能復常一人侍左右慄慄終日然骨血臟氣皆無恙牙止脫一髮半白間生黑者人謂之壽徵蓋自始病越若干年弘治戊午正月某日乃卒得壽九十七未卒也鄰代之禱既卒也鄉相之哀君子以為無愧古賢婦云一子某先卒孫男二長即濟丁未進士其次曰某女三人歸勾昇吳明樊景昭曾孫四體乾崇復中泰

克豫女二受徐玠郝元進聘濟聞訃承重將以某月某  
日葬于郡西南三里鐵燈竿水齋與府君合兆乃持主  
事劉君用熙狀介郎中王君廷玉須銘銘曰一婦為德  
隆其門孰畀之壽夭攸存子不及葬葬者孫在今則見  
後則聞惟茲水齋惟其墳有石志遠無庸文

崔道器墓誌銘

道器諱文崔其氏道器其字世為許之臨賴人父慶娶  
于徐生道器幼孤力學在諸生中以節義自許其為文

奔放飛動不受繩墨弘治壬子領河南鄉舉第一三試禮部連得乙榜當授學職皆辭不就奉母氏卒業太學居歲餘母忽思歸道器將以疾請行未果其子進辰乃先歸焉道器憂思發病而卒卒之日為己未十二月癸卯年止四十惜哉道器娶楊氏子三進辰其長次進卯進未女一於是囊無一錢老母寡婦相對慟哭其友人編修賈鳴和太學生馬全卿邢文祥王潤夫輩具衣棺歛之進士河陰許本謙以其喪歸臨潁之某原葬焉歲

庚申某月某日予昔守許道器於予嘗有講學之雅痛  
其亡感其友之義不能獨默也買石刻銘以附許內諸  
其墓銘曰盛氣偉詞縱橫以陳吾知其文亦知其人  
有  
志未酬而遽殞其身烏乎天叶哉

黃宜人方氏墓誌銘

戶部員外郎黃君顥既受誥封其母方氏為宜人未幾  
宜人以疾卒其父封員外郎廷立翁寓書報顥時顥來  
自歸省纔期月執書大慟曰養未豐壽未極命也病不

獲侍死不獲歛何子之能為於是哀毀不能起起而圖所以葬者謂銘為重乃奉刑部主事鄭君汝華狀屬寶銘寶與顥同官知其凝重介特允如汝華之論而大受久要尤獨許焉則其母之葬也可不銘哉按狀宜人方氏世為莆人其祖某其父某其母朱氏其歸于黃配廷立名某其子男一人即顥由進士累今官娶某氏女一人適林珙其孫男女各二人其封始為安人繼以詔恩進今號其壽七十有八其生永樂癸卯七月甲子其卒

弘治己未九月甲子其葬庚申月曰某甲子日曰某甲  
子其墓在某山之原其行在銘銘曰詩稱窈窕宜人  
之內言弗聞外事弗知奢麗同流於我澹而用父事舅  
用母事姑兄弟娣姒賓友其夫儉以處貧允為家法曰  
祀曰燕則罔有乏有子克教以孝以忠人利其祿我愧  
其封言誨簡申益懋始終宜人之功惟茲為盛其德謂  
何曰惟孝敬知德者稱知功者錄我銘于幽為百世告

喬母陳氏墓誌銘

喬母陳氏順天宛平人年若干入樂平喬氏佐路宜人  
事職方公能以時饑渴進食飲涼溫製裘衣又善候晨  
朝為職方公起居節以不憂宜人宜人以同生視之生  
鴻臚主簿宜又生容遂亞宜人為喬氏母職方父工部  
侍郎公為先朝大臣職方當蔭以既貴止則屬宜人子  
貢士宗宗弟考功郎中宇時皆以業進士止乃以屬鴻  
臚故母常訓飭鴻臚從二兄學且曰汝有官者二兄所  
遺也事之不可不謹職方公卒于官母從宜人率諸孤

以其喪歸樂平葬之越若干年宜人繼卒既葬貢士以舉考功以官偕至京師未幾鴻臚亦需次喬之門戶盡屬于母容佐之而已而施報無失禮而閑範無失度蓋若丈夫之為者鴻臚入寺初母一來視之忽念諸瑩暨田廬容一人或不勝亟督鴻臚為治歸具貢士考功交留皆不聽竟歸歸一年年五十而舊疾風眩大作遂不復起弘治戊午正月某日也鴻臚得報請以某年月日葬母于樂平某之原從職方公兆後若干步禮也貢士

以寶為考功同年進士屬宜請銘銘曰賢而銘有子而銘烏乎來者庶其有徵乎

明故江西按察司經歷姚君墓誌銘

弘治癸亥十一月十四日江西按察司經歷姚君以疾卒於官祿不足以具凡歛事撫巡以下諸公有憫而賻之者乃克成歛先是其子臣將歸應試適君疾未果今奉喪歸以君治命寓書請銘而吾僚任公特為緘致意蓋為之速之予昨在贛聞君沒也既重悲悼讀臣之書

銘其能已哉君諱衡字平夫姚其姓松江華亭人高祖  
端以樂善曾祖太亨以好義人到于今稱之祖世傑父  
瓊行各類其祖鄉有評焉瓊配吳氏生君君生而俊特  
補邑庠生勤苦勵學凡幾試應天始得舉又五不利禮  
部乃授令官平生重廉耻一叅謁取予必審為貢士時  
有故人李某以御史左遷丞其邑見其涼於貲也謀為  
之助君謝不可及在官七年妻子數口莫能給每貸粟  
於同官同官某諷君稍通君謝不能憲長陸公欲以君

言補吏君謝不敢後羅周二公繼長憲每論及君未嘗  
不稱賢也巡撫都憲韓公以微青逮君留額北者數月  
君還無怨言且稱韓厚德不置烏乎今士大夫受知於  
人方深德之一論議稍不合退輒詆訾若積仇然聞君  
之風可以少愧矣君恂恂雅飭言若不能出口至論人  
賢否事是非顧無少爽使假之年由是起守一州佐一  
府當有可觀者而僅止此惜哉君卒之日凡在官者皆  
哀之為詩而弔之者若干人君壽五十一配嚴氏子男

二長魁次即臣方業進士有才志女五曹恕丁文華二  
庠生及張瑚其壻也最少者未行孫男二曰莘曰礪女  
一墓在邑界溪之原其葬為卒之明年某月某日云銘  
曰行已有耻君其謂矣衆方譁張嘗獨喟矣謂我祿馨  
穢贈賄矣銘而可傳君不愧矣

秦一誠壽藏銘

有序

一誠先生秦君邦哲年未及老而自為墓之誌復屬其  
友邵某曰某無德恐後人重誣我故自誌之敢假銘于

執事以信吾誌某與其達且共也乃問其所曰錫之西南有山面湖曰某山左曰某山右曰某山吾祖葬於是吾父葬於是吾亦將於是終焉問何以營曰坎足容槨槨足容棺封之四尺如是而已問何以表曰吾以太學久次例請一官將安表哉雖然君命也請書曰明從仕郎徐州判官秦某之墓問何以誌曰志吾始吾始生之年則正統丙辰也其月甲子其日甲子始入學則某年也始升太學則某年也始注選籍則某年也始授從仕

之命則某年也其月日皆有之不必詳乃若吾世其先  
開封人也宋學士少游之子湛紹聖間通判常州乃籍  
武進新塘鄉是為譜始通判七傳至諱瑞五徙于錫之  
胡埭是為族始又九傳至曾祖諱彥和徙邑城鳳光橋  
是為宗始祖諱子成甥于王氏因徙沙頭生先君諱景  
輝配李氏於是而有我焉是為吾始吾終未可知可知  
者四男三女先室馮出者男為儀偉俛仲偉舉于鄉仲  
縣學生女歸同邑惠思恭武進徐朝瑞繼室焦一女歸

陸德孫男五坦坤堅城培孫女五長歸華黼吾所知者  
止此或徼福於吾祖父有延且大者非吾敢知也某曰  
君之自志云爾雖然君有隱行請并志之君謝不欲某  
乃為之銘君名勵邦哲其字一誠其齋名人因稱之云  
銘曰神凝志定靜以同命命之修邪吾水吾丘吾其遊  
邪遊不有息止吾斯極豈吾則然先民有言自古在昔

姜母鄭氏墓誌銘

姜母以母稱有子芳也芳之父曰某教芳有法母實佐

之芳以弘治乙卯鄉魁丙辰會試乙榜授廬陵縣學教諭迎母養焉越七年癸亥某月某日卒芳奉其喪歸蘭溪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山之原道經南昌袁經門辭而去且屬其友南昌府學訓導董遵乞予為銘芳歸復屬其從兄僉憲仁夫以書再請比至廬陵問芳于諸生咸曰芳介特有局數學弗怠言必稱母母喜亦喜母愠亦愠可謂能孝烏乎吾固謂芳賢也觀于芳可以知母矣先是芳嘗被閩藩校文之聘有以貨求關節者遠

抵芳舍自童僕以上皆有賄芳白于母執而法之當是時母縱不動于利或少矜其懇必不聽芳若是毅且奮也非賢而能之乎予方圖上芳行遽聞芳之戚也念無以慰芳者輒書其大而繫之銘若其幽隱之德遵固能文當別為書之母諱某姓鄭氏金華人曾祖某祖某父某母某氏生十七年歸于姜逮事于舅姑舅為徽州府經歷贈某州知州諱某姑曰贈宜人某氏母壽八十有幾子男五人芳其第三也女一人孫男若干人銘曰齊

宗周屬耦嘉而育誨子逮祿壽有為歌喪有為哭銘母  
于幽為人母告

潘母范氏墓誌銘

范為錢塘世家宋西臺御史劾賈似道貶瓊州後歸隱  
不受元聘世稱葯莊先生諱景文者母之五世祖也葯  
莊子起之為無錫州學教授卒葬鄧莊因家焉起之子  
曰致用元湖廣行省都事子景年娶呂氏生母諱宜字  
秉義愛而擇配久之歸潘時覲為繼室時覲諱贄號尚

古系出滎陽自宋徽猷閣待制栻始居無錫世以儒醫名至時覲父松丘翁士望益振翁配俞氏為戶部尚書溥之女有家教內政甚嚴母入門時松丘已歿事俞甚謹俞嘗病母日夕左右雖浣滌必躬俞曰婦能是吾可不藥也俞歿相尚古行喪禮愛元配余所遺二女如已出有媵李以同生處之未幾尚古卒子緒生十年矣母以節義自誓力勤鍼繭以易粟布衣敝食麤搏節支持內外嫻黨吉凶無失禮既而教緒攻醫既知指要復謂

曰醫不通儒伎耳乃命師鄉先生習古文詞檢篋中得遺書數百卷手畀之每夜績課讀晷晷燈火間形影相依閭里談之緒方弱冠聲名隱起邑大姓聘塾師者歸焉束脩之入足以供歲母益率以儉節且為經紀最晚有田百畝又復其故廬君子謂是皆母力也為作辟疆之詩一時和者凡若干人七十至八十縉紳兩致慶為詩又若干篇弘治乙丑上登極推恩養老有絹綿米肉之賜是年十二月四日忽遘疾卒遺命殮葬母用僧道

母生永樂丁酉三月十六日年二十四歸潘氏孀居五十二年凡為壽八十有九子男一即緒娶吳氏繼姚氏女三嫁彭雲沖周永年陳尚文孫男三歲邑庠生娶沈氏簡娶周氏符娶秦氏曾孫男二穆稷女一母之卒也予還自江西緒以墓銘為屬今葬有期緘致莫君如山所為狀來遂次第其事而為之銘墓在邑西龍山祖塋之次葬為卒之又明年丁卯二月十日銘曰葯莊之後代興聞人亦有令淑為潘氏孀時當孤貧功在訓子辟

纍數章是詩維史子也孔材有數朋來良人弗逮母心  
懷哉高年賜帛如歸我祔葬母有銘請以紀歲

貢士唐君墓誌銘

今年春正月吾寮友萬僉憲世和請予銘其妻之父曰  
貢士唐君者之墓蓋君自成化戊子北行卒於宿遷遂  
葬其地弘治甲寅世和始以其柩歸滕成葬焉而銘尚  
缺是故為請初君年十七以天順壬午舉廣西鄉試甲  
申丙戌再落禮部戊子之行將赴已丑試也有同貢士

蒼梧劉啓者與偕君之病也實寓宿遷醫者王某家臨終泣謂劉曰吾死無子誰返吾骨者劉力窘莫知所出時其邑沈某始發解過家聞而往弔謂劉曰唐某不幸死道路請以朋友之義於我殯乃共買棺葬之學傍蔡氏西圃於是君之室陀氏生女纔二歲越若干年乃適世和為繼室世和辛卯貢士也少君二年嘗識君每與士夫道君卒時事則歎曰吾舅葬而未成當於我歸當是時劉以進士令于閩倅于海南舉藤人莫可問者擬

過宿遷問諸沈沈以進士累官僉憲方在滇南亦莫可  
問既而世和舉進士則沈歸矣過而問焉曰固在是然  
必詢王某乃審其游于外又莫可問也又若干年世和  
為御史南京考績過之問如它日蔡氏走告其處王某  
曰信世和設奠拜哭啓而函之以行至藤卜地曰谷原  
封樹如法君子謂君於是乎瞑君諱英字德輝唐其氏  
世居藤之裨洲其父曰漢文富甲于鄉君幼有敏聲始  
舉時某郡守蒼梧陀君超見而奇之故陀歸于君君生

正統丙寅五月五日年止二十三卒戊子十二月其日  
失之葬亦失日久故也銘而納諸墓為今年乙丑銘曰  
征凶之罹殞者其友孰歸君喪于二紀後有女得士為  
名御史或徵斯銘詎謂無子

太安人李氏墓誌銘

太安人李氏九江劉守璣之母也弘治壬戌十二月某  
甲子卒于家越明年正月某甲子訃至九江九江即日  
去邵佻來以書告曰璣不孝母卒弗及歛將及葬焉先

生知我敢以銘請惟地遠請莫能再也謹伺于境幸即  
圖之於是予方視學瑞州瑞州九江舊治郡也其僚吏  
師生聞母之喪莫不為九江哀之其請于予者其懇如  
九江之請之也九江之賢斯亦足徵已某昔與九江同  
官戶部知其貞純端重可進諸古君子比來守瑞而予  
適蒞茲又見其有盜不忍戕之化蓋嘗推賢其母矣生  
吾賢之沒吾宜銘之故不復辭九江每為予言吾母歸  
吾先人逮事吾曾祖母趙孺人以能養稱嘗歸寧見新

物輒不食曰吾太姑未嘗也吾外祖母張淑人別具而餽之以為常趙孺人嗜韭菹雖冬月必夙戒弗缺其它稱是事吾祖母任孺人如曾祖母在諸婦間未嘗自多至諸卑幼恒掩其過其有隱言知其能容也亦密吐之蚤聞吾外祖都運府君以古詩教子輒記不忘及璣能誦猶口授陶淵明責子數篇其靜專如此性惡奢靡衣至數澣平居出不踰閨遊不及庭晚受封命始與內外諸母旬月為會命服而與鄉人榮之璣初為縣嘗迎至

曲沃未幾語璣曰養有汝兄在汝力而官遂歸歸若干年而吾先人卒家政及焉今屢迎之不復能至矣九江時在戶部雖以缺養為恨然尚異其年未艾也而今有是九江其能為懷哉母諱某世為咸寧人其父長蘆都運同知諱真其配封戶部主事諱某生幾子存者二曰某曰璣璣舉辛丑進士知曲沃縣擢戶部主事員外郎至今官太安人之命主事時恩也孫男幾人女幾母生永樂辛丑壽若干其葬也合戶部兆墓在某地其日為卒

之幾年幾月某甲子銘曰德吾修之命用休之史將收之非古莊惠吾其孰速之哉

傅母俞氏壙銘

有序

吾邵有為傅母三世者曰俞氏邑之開原鄉人少侍吾祖母楊安人歸吾祖三益府君府君處之側室凡二十一年府君卒又八年安人卒乃與吾母過太宜人居又四十三年年八十三以老疾卒于冉涇里第蓋自成化甲辰寶舉進士授許州知州九遷至副都御史總督漕

事出入中外凡二十六年母以吾室顧宜人奉過太宜人就養上下大小罔不宜之優之以稱曰母云楊安人既生吾父贈知州府君母承命保抱有傳之道安人卒時母纔三十餘或以無子勸之再適母謝焉曰有而人在蓋謂某也於是寶幼弱孤苦衆方危之莫不謂母失計母不為變母平居寡言笑在閨門中端靜專確大義所在它人力爭弗得母從容一語怨妬為釋即遇凶悍竟莫敢犯初寶為諸生母被麓茹澹若將終身及寶既

貴有祿矣母猶不改其素其它雖殊禮若固有也君子  
謂母類嘗學問者母始傳吾父繼則寶及亡妹珍奴繼  
則吾女嫁華珉吳憲及許秦汶者三人蓋其恩如古慈  
母而三世焉者古亦希矣故其歿也吾母暨吾室哭之  
慟族姻内外下至童僕無不悲泣者先是母在淮安漕  
府嘗疾病寶方朝京師比歸母喜病少差至是始瞑烏  
乎母不負吾卽氏寶也方恨無以報母而今者致仕之  
命乃成吾故山臨穴之願顧非天哉母卒為正德五年

四月一日越十二日葬惠山聽松菴竹園西北去先墓二百步過太宜人以銘命寶寶三益府君之冢孫也稱母者若為吾父言之從尊也其曰傳蓋取諸子師之義云銘曰慈母如母母實近之三世一心為貞婦師義尊其生禮隆其死墓焉春秋厥亦有人於此

王淑人楊氏墓誌銘

有僕者致其主王童子節言若曰節先祖都憲府君暨先父中書君繼以沒節也幼惟吾祖母淑人實鞠以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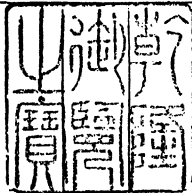
今淑人卒且葬節未習於禮我叔祖揮使君謂宜有銘  
公辱世交節也弱不能赴門下敢託某以請言訖跼進  
揮使君書繼出陳禮部子引所為狀子讀而悲之既而  
揮使君來請如前先是都憲公之葬寶弔諸其墓時中  
舍衰經從事今其母淑人卒而中舍亡矣有遺孤為喪  
主而銘焉是屬能無述乎按狀淑人姓楊氏世為無錫  
人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元振其曾祖也父理以義授  
承事郎娶龔氏生淑人長歸武進王氏為南京吏部尚

書文肅公之冢婦具配諱沂字希曾由成化乙未進士  
歷禮部主事員外郎郎中擢山東叅政布政使至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巡撫畿內真定諸郡故淑人初封安人  
再進宜人至今號淑人之初歸也文肅公在留都都憲  
公自家以饋不愆厥時淑人實相之及都憲公官京師  
淑人不以遠廢問每文肅公入朝將迎承體甚悉文肅  
公曰婦哉婦哉中朝稱孝焉文肅公夫人吳生都憲公  
十年而沒繼夫人孫鞠視都憲公甚恩淑人相都憲公

事之孝敬兼至人並賢之都憲公性介確在官恒以不  
韙是懼凡朝謁夙興淑人必先晝則戒童僕鑰門唯謹  
俟退食乃啓其在藩也亦然淑人生子昇將冠而殤側  
室子昇即中書也淑人親教以成後季室有子淑人曰  
撫抱不置及都憲公例當廕子淑人曰昇既以祖廕小  
子何敢當昔先公嘗以姑氏之言廕從子矣君能繼先  
公之志乎都憲公迺上疏請錄揮使君子文炳為太學  
生後都憲公卒於真定淑人以喪歸故事撫屬及所過

郡縣率有賻淑人皆謝不受曰君生也以不賻聞死吾  
忍忘之中舍自京師奔喪逾淮而及淑人戒襄事以禮  
有家事曰問吾子及中舍沒則曰問吾叔氏御家衆嚴  
食指逾百庭無間言平居無華飾重味至宗嫺戚黨有  
困者樂施不靳也淑人卒以正德辛未十二月十八日  
距其生正統戊辰四月二十三日年六十有四子二昇  
既殤未及娶次即昇娶楊知縣溢女次祥炳聘楊文眼  
女女一適張廷瑋孫男二長即童子節聘華氏策亦聘

華女五陸宏道黃萬善張喬張愈其壻也都憲公勅葬  
在郡城南三橋之側至是合葬銘曰庶子是子謂敬其  
夫從子是子謂順其姑維恩與義終身是圖沒從中丞  
曰德不孤直其然乎



容春堂前集卷十七